

人物

退休教授夫妇累计向海南高校捐赠图书近7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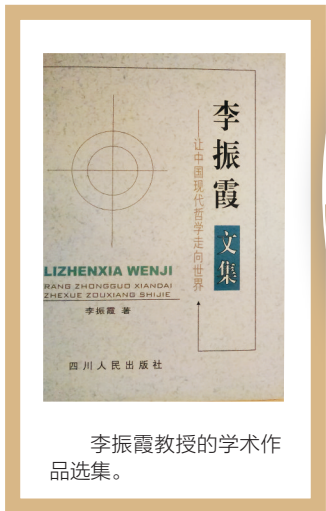
书里书外 精彩人生



金春明教授的学术作品选集。



新版的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。



李振霞教授的学术作品选集。



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合影

■ 本报记者 徐晗溪

他们是同学，是同事，是爱人，更是知己。在学术界，他是我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；她是在海南建省不久，曾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，一手主持重办《新东方》杂志。

这对志同道合、相濡以沫的教授夫妇在各自事业有成的同时，还成功培育了四个博士子女，并将教育理念付梓成册，出版了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《母爱似水》《父爱如山》，其中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还被翻译成日文，引起国内外关注。

从2015年开始，中央党校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夫妇累计向海南大学、海口经济学院捐赠图书近7000册。他们说，捐书就像嫁女儿，海南就是他们为宝贝图书找的好婆家。他们与海南渊源颇深，每年定期来琼小住数月，不是海南人却胜似海南人，将海南视为心灵的栖息地。

不久前，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，为读者讲述他们书里书外的精彩人生。



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家中的照片柜。 徐晗溪 摄

修身：“一天不读书，浑身不自在”

在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北京家中，有一个照片柜，里面摆满了不同时期的家人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李振霞教授读大学时的剪影，得体的烫发，身着布拉吉（俄语“连衣裙”的译音），浅笑嫣然，顾盼生辉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女大学生的风采迎面扑来。

再看如今的李教授，她仿佛亲身示范了当代女性应如何优雅地变老：每日六点起床，读书写作一小时，七点多，便与老伴金春明教授步行至中央党校职工餐厅用餐，而后两人一起到中央党校校园中散步，然后回到家继续看书学习。

他们准时而规律，既像时钟，又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即便是在中央党校，像他们夫妻二人都

为教授的伴侣并不多见，其次，在他们这个年龄还能自由出行的老者更是罕见。

金春明教授生于1932年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酷爱读书，1952年，从中共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，刚满20岁的他被选拔留校任教，后于1961年，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至退休。

李振霞比金春明小2岁，他们是东北局党校的老同学，她在大学教书一段时间后，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深造，从此与哲学结缘，后来与金春明一起调入中央党校，他们在中央党校先后评上教授，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一个人气质里藏着

齐家：一门四博士的学习型家庭

2015年，金春明、李振霞夫妇在海南的朋友、亲属、老同事专门为他们举办了钻石婚庆祝会，纪念他们携手走过的60年。

他们有四个孩子，三男一女，女儿是老大，孩子间基本差三岁，老三和老四还是一对双胞胎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，北京海淀区政府曾为他们授予一块“学习型家庭”的奖牌。

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家庭，父亲是博导，母亲是硕导，三个儿子都是博士：一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，取得博士学位；一个获得英国公开大学奖学金，于剑桥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；一个清华大学毕业后，于中国航空研究院取得博士学位，后来又考取了国际研究员。

女儿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生，后来当了主

治医师，然后到美国的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作了博士后。如今四个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第三代的孙辈又出了两个博士。“大孙子一生下来就跟大人抢书看。”李振霞一边展示大孙子幼时看过的照片，一边感慨孙子继承了大儿子的勤勉好学。

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对四个孩子而言，除了治学，他们更是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如何为人。大儿子金煜9岁时曾经在松花江里救了一个落水儿童，被当地誉为“见义勇为小英雄”；小儿子金延宁愿伤自己也要护着他人。

金延读中学的时候，一次骑车回家的路上，遇见一位抱孩子的妇女从停着的汽车队前猛然跑过来，如果金延继续前行，骑车会撞着他们母女；如果他及时刹车，后面骑自行车的同学就会跟着一辆辆相

撞、看过的书，他们那挺直的腰杆源自于常年体育锻炼，坚定的目光根植于内心的从容与笃定。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，在二老身上得到最完美的注解：李振霞是体育健将，擅长排球、篮球、游泳、滑冰，生完四个孩子，还能畅游颐和园里的昆明湖；金春明则是文艺骨干，拉得一手小提琴，多次登台演出，令人喝彩。

虽是耄耋之年，他们仍像小学生一样每日认真读书看报，一人在书房，一人在卧室书桌，手不释卷，笔耕不辍。“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种新说法，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一种新阐释。”李振霞教授常常向报纸、向身边的年轻“小朋友”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，甚至还学会了创建微

信公众号，不时分享一些自己的原创新作。

金教授为人谦和、为学严谨。他会为记者的采访请求，花一下午的时间整理资料，手写提纲备课，以确保每一个提法均有史实出处。从1990年至2000年，十年间遍翻典籍，勤于思考，先后出版20余本专著，其中，他主编的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》，还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一等奖。

他的书房在寓所的最里面，窗户朝南，金教授常常面朝窗户，低头阅读，留给世人一个孤独的背影。这些等身的著作被他“束之高阁”，放到自家书架的顶层。他说，“要多看别人写的著作”“一天不读书就浑身不自在”。

为人母、为人妻、为人女的同时，李振霞是一位出色的党校教师，是一位睿智的学者，不仅深受学员爱戴，还牵头申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硕士点，这既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哲学史硕士点，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个。

“把家治理好，为社会做贡献，大人和孩子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当然用处越大越好，贡献越多越好，这是我们的宿愿，也是我们心中的梦。”为治好家，李振霞与金春明反复商量，决定要恪守“互爱、互信、互敬、互帮、互谅”五互原则，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家风。

“人的一生，不能总像走在笔直的长安街上，自然风雨不定，我们追梦，山叠嶂、水纵横，有快乐，有艰险，需一直与一切志同道合的追梦者牵手。”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，李振霞教授如是写道。

点击

部分儿童绘本被吐槽“糟心”
家长选书面临难题？

这两天，一篇名为《天雷滚滚！那些糟心的儿童绘本》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。文章列举了部分儿童绘本，质疑“挖鼻孔”等内容是否有可能导致孩子模仿，同时表示一些绘本故事的价值观“无法接受”。该文章迅速引发关注，有人表示，为孩子选书成了“难题”。为此，记者先后采访了多名家长、业内人士，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。

经过梳理，记者发现，《天雷滚滚！那些糟心的儿童绘本》中提到了十来部儿童绘本，分别是《Peek a Boo Poo/找》《No, David! /大卫，不可以》《所以呢？》《我是彩虹鱼》等等。

查阅以往资料得知，遭“吐槽”的《蒂科与金翅膀》作者是凯迪克大奖得主李欧·李奥尼，该书还算受欢迎；《大卫，不可以》等书的阅读评价也很不错，而《我是彩虹鱼》更是斩获多个童书大奖……那为何这些作品会被如此“嫌弃”？

对此，该文章认为，像《Peek a Boo Poo/找》《大卫，不可以》等绘本，其中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可能导致孩子模仿；而且大部分小孩子都有“秽语”敏感期，像挖了鼻孔，鼻子就会断掉，永远不会再长出来了！“这种吓唬孩子的内容‘不能忍’，并质疑‘培养好习惯一定要用欺骗式恐吓吗？’

其实，有关儿童绘本内容、印刷质量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。曾有业内人士分析，由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，家长们重视儿童教育等原因，包括绘本在内的少儿图书市场也越来越繁荣，一些出版机构着急“赶工”，确实有可能出现图书质量不高的情况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样的绘本内容才适合孩子阅读，家长们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阅读呢？亲子阅读专栏作家李峰嵘指出，选择童书第一不能买盗版，网购的话要选择出版官网或者正规销售网店，“绘本的年龄区分度很大，那种颠覆以往讲述方式的绘本，最好先说原本面貌，让孩子看到不同的讲述方式。如果孩子不能接受的新观点，可以和孩子交流，也听听孩子的意见”。

“对于给孩子选书，首先要读书的是家长。如果家长自己阅读量较大，能够辨认艺术创作的个性和接受不同观点，认识到世界的多元，常常和孩子交流，就可以引导孩子的阅读。”李峰嵘强调。（中新）

评弹

莫被算法、流量和点击量“绑架”

最近一段时间，一些痴迷于技术和算法的新闻客户端越来越“简单粗暴”了。点开一篇文章，它会迅速用大量相似的内容刷屏，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。有些人则将这些新闻分发的算法上升到人工智能的高度上，认为这是发展的大势，代表了文字的未来，代表了内容的未来，甚至代表了媒体的未来。

人工智能是什么？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。这种基于社交和点击量的算法技术，充其量只算得上机器筛选的雕虫小技，生拉硬扯的内容推荐让人烦不胜烦。

算法对新闻生产的确产生过积极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它让内容生产者更加关注受众感兴趣的内容，更从读者角度思考内容创作，不再是自说自话、闭门造车；另一方面，它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，提高了阅读效率，有利于获得更丰富的资讯和知识。

但当一些热衷于搬运新闻、沉溺于算法的客户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，却给新闻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搭上所谓算法的“便车”，一些原本信息量丰富的新闻客户端推荐的内容越来越单一，一些原本客观公正的内容生产者变得越来越偏激，一些新闻媒体原本宏大的格局变得越来越狭小。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但似乎始终与普通大众隔着一层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工智能至今还无法突破非线性思维这个人类所独有的模式。我们点击一条惊悚的社会新闻，大多出于人类好奇的本能，但本能不是智能。不同的观点交锋甚至对峙之后，或许更能获取思想和知识。对本能的自省和超越，是人性的一种进步。一些新闻客户端仅靠揣摩人们的点击量，反复推荐低质量内容，只能让人生厌。

今天，致力于做人工智能的公司很多，热衷于各种算法的新闻客户端更是不少。技术本质上都是单纯的，高下立现的是操作者的理念、情怀和洞察力，媒体也是一样。是被算法、流量和点击量绑架，只说受众想听的话，只写平台可能会推送的话题，只展示读者想看的那部分世界，还是坚持真实、全面、客观、独立，用态度和价值赢得尊重，用优质的内容塑造思考？这才是媒体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传统媒体不能做堂·吉珂德，对算法和技术视而不见，拒绝时代进步的大潮；也不能一味依赖，反而成为算法和技术的奴隶。传统媒体要主动谋划、积极参与，加快转型、深度融合，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，保持自己的风格 and 标准，守住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独立精神，将传统媒体的灵魂注入网络空间，让算法和技术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服务。（据人民日报）

关注《文化周刊》
扫描二维码

■ 本报记者 徐晗溪

李振霞是一位特别的哲学教授，她热爱文学与诗歌，同事朱闰生编了一套父亲朱自清的作品集，首先就想到了她。到了晚年，她在卧室窗台上立了一排常看书籍，其中就有这套书，不时地拿起来阅读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虽年过八旬，她思忖着如何发挥余热，如何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。2016年8月30日，李振霞开设了微信公共账号“春风送暖万物更新”，针对一些社会问题，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观点，旨在弘扬真善美、抨击假

丑恶。

润物无声教化人心

别看李振霞教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便在美国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。从中也可见李教授的性格，她爽朗外向，乐于接受新鲜事物，所以微信大热后，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潮的信息传播方式。

对一位八旬老者而言，即便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更别提还要排版、配图片、加音乐，李振霞倒很享受这个过程，尤其是亲

友的点赞与鼓励，更是让她坚定初心，坚持这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2016年8月31日，她更新了第一篇文章《他们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人生》，歌颂了解放军战士在抗洪抢险中的英勇表现。次日，随即又更新了文章《手心托着小公主》。“每一篇都有一个观点，意在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人心。”从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中讲述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态度。

“欢迎订阅我的公众号”

从1982年12月，红旗出版社出版她的专著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纲

要》（上下册）起，李振霞已累计出书五百余万字。著书论道是她的强项，可在运营微信公众号的时候，她却有些忐忑：我过时了吗？年轻人愿意听我讲话吗？

她用行动战胜疑问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拿出iPad，一丝不苟地用电子笔打字。“我特地为这篇文章配上了费玉清的歌曲《一剪梅》。”提及新作《喜迎“三八”节，让爱情美起来》，她开心的说，正是因为分享文章，才认识了费玉清，才知道那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竟是出自他口。

李振霞有股韧劲，2005年，在三亚她的腰椎压缩性骨折，这时恰逢《母爱似水》《父爱如山》出版，她

卧病在床，全身上下动弹不得，仍坚持校正完所有书稿，刚能站立，便带病去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，后又到南京讲学“子女教育”。

她不在乎名利，对于一个17岁就入党的老党员来说，她想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奉献给党和人民，即便退了休，她思考的也不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而是如何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爱。

“欢迎读者订阅我的公众号，多少人提问我都不怕，我已经做好准备。”当被问及自己是否能够应对更多读者时，李振霞很是自信。也许，在她看来，比起怕麻烦，她更怕没有麻烦。